

莫言文集

十三步

当代世界出版社



莫言文集

莫言 / 著

十三步 当代世界出版社

十三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三步/莫言著. -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3.11

(莫言文集; 7)

ISBN 7-80115-702-8

I. 十… II. 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2535 号

书 名: 十三步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04
发行电话: (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首钢总公司印刷厂印制
封 面: 大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开 本: 635×99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0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7-80115-702-8/I·122
定 价: 全十二册 430.00 元 本册 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莫言

1955 年生于山东高密东北乡

1961 年在大栏小学读书

1966 年辍学回村务农

1973 年到棉花加工厂做合同工

1976 年应征入伍

1997 年转业

1981 年开始发表作品

>> 目前,已出版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酒国》、《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四十一炮》等九部。

>> 《透明的红萝卜》、《爆炸》、《金发婴儿》、《怀抱鲜花的女人》、《欢乐》、《牛》、《三十年前的长跑比赛》等中篇小说二十余部。《枯河》、《秋水》、《白狗秋千架》、《冰雪美人》等短篇小说八十多部。翻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瑞典文、韩文、挪威文、丹麦文、德文、荷兰文、西班牙文等多国文字。另外,还有散文、随笔、电影、电视剧本等多部,其中电影《红高粱》、《白棉花》、《暖》等获国际电影节大奖。





访佛与君同行 前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还有幸服务，曾乘坐一辆军用吉普车，从陕北的榆林，一路南下，穿过八百里秦川，翻越秦嶺，直达与四川交界的秦巴山区。十几个年过去，生活纷繁，那经历时十五日的旅途中的诸多当时给我的印象的情景，似年也云云。



心下了。但其實沒有忘，
處潛藏着，等待着，都有腦海深
讀樟葉先生的散文，被激發，被喚醒，
隨筆，就是這樣一個

于是，那深厚的黄土高原上的千沟万壑
便出現在眼前了，那些生於布滿亂石的河
床上和狹窄的土路上披頭散髮的柳樹更覺
現在眼前了，那流淌着渾濁的泥漿的河床更

現在眼前了，那黃
現在眼前了，那
現在眼前了，那
現在眼前了，那

MO YAN
DET RØDA
FÆLTET

MO YAN
RED SORGHUM

MOYAN ALLESVOORENGLIMICH

王福のふち
張其成
原作！
李凡林

MO YAN
RED SORGHUM

MO YAN
DET RØDE KØRNFELD
13433

Mac Ngân
BÀU VẬT CỦA ĐỜI

REPUBLIC OF WINE
MO YAN

MO YAN
L'UOMO CHE ALL'AVANA DATTE

MO YAN
DIE KNOBLAUCH-
REVOLTE

Mo Yan
Het rode kornveld

Mo Yan
Die knoflookleventen

MO YAN
RED SORGHUM

MO YAN
RED SORGHUM

THE GARLIC BALLADS
MO YAN

MO YAN • LE CHANTIER
LE RADIS DE CRISTAL
MO YAN

MO YAN
RED SORGHUM

MO YAN
SØRGET RØD
MO YAN

酒国
中国の村から
莫言
莫言
赤い高粱

花束を抱く女
莫言
赤い高粱

豊乳肥臀
下
莫言
吉田富夫訳

白檀の刑
莫言
死は白檀の香りに包まれる

008
008
008

MO YAN
DET RØDA
FÆLTET

MO YAN
Vittokballaderne
Bokforlaget
Tranzen

MO YAN
LA MELOPÉE DE LA PAPAÏAQUE

LES TREIZE PAS
Mo Yan

THE GARLIC BALLADS
Mo Yan
Het rode kornveld

MO YAN
RODT KORN

MO YAN
THE GARLIC BALLADS

GRANDE SENO, FIANCHI LARGHI

MO YAN
Het rode kornveld

MO YAN
GRANDE SENO,
FIANCHI LARGHI

MO YAN
DET RØDA
FÆLTET

笼中叙事

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序言

目 录

第一部 <u>1</u>	第二部 <u>20</u>
第三部 <u>42</u>	第四部 <u>62</u>
第五部 <u>98</u>	第六部 <u>124</u>
第七部 <u>149</u>	第八部 <u>172</u>
第九部 <u>206</u>	第十部 <u>219</u>
第十一部 <u>232</u>	第十二部 <u>246</u>
第十三部 <u>254</u>	

第一部

马克思也不是上帝！你坐在笼子里的一根黄色横杆上，耷拉着两条瘦长的腿，低垂着两条枯萎的长臂——模糊的烟雾里时隐时现着你的赤裸的身体和赤裸的脸，铁条的暗影像网一样罩着你的身体，使你看上去像一只虽然饥饿疲惫但依然精神矍铄的老鹰——毫无顾忌地对我们说：马克思已经使我们吃了不少苦！

他的话大逆不道，使我们感到恐怖。他抬了一下脖子，便有一道明亮的光影横在喉结上，使我们怀疑他要在光明的利刃上把脑袋蹭下来——真理就像我一样，赤条条一丝不挂。俗话说，“说实话，害自家”，“实话好说，实话难听”。不批判马克思我们都要饿死！不批判马克思我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对你的胡言乱语不感兴趣，你看不到我们在笼子外已经哈欠连天了吗？一簇簇紫竹的硬叶从铁丝的方孔里探进去，宛若成群的利刃。我们把粉笔扔给你吃。我们把野果扔给你你不吃。我们把粉笔扔给你原本是恶作剧因为你连新鲜的水果都不吃让我们感到十分愤怒，在偌大的动物园里的数不清的笼子里关着的动物，无论是哺乳动物还是爬行动物，没有不吃新鲜水果的，但是你不吃。你灵巧地伸爪接过我们扔进去的粉笔，张开嘴露出漆黑的牙齿，咬下一截粉笔，然后说故事。你是关在笼子里的叙述者。你慢慢咀嚼着，然后，用烟头般的红肿仁盯着我们，滔滔不绝地说：

星期一上午，市第八中学高三班物理教师方富贵站在讲台上讲原子的原理和人类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时的轶闻趣事。学生们都听呆了。讲台上摆着一盒五颜六色的粉笔，你对我们说，他的嘴滔滔不地说着，他的手捏着一截粉笔在黑板上画着，笔画弯弯曲曲，好像用铁丝在编织铁笼。一副大眼镜架在鼻梁上，眼镜腿上缠着白胶布。他是个好人，学校里上上下下都不说他坏。他老婆也挺好，她在学校开办的兔肉罐头厂里做临时工，从事着为兔子们“脱袍摘帽”的工作。他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的叫方龙，女的叫方虎。两个孩子都是面貌清秀，知书达理，是公认的好孩子——让他们先到一边歇会儿！你说，方富贵让教室里升腾起蘑菇状烟云，让那五十多个学生眼睛发直，脑瓜子发胀。他是我的亲密战友，曾经。我们立即看到一道矫情的口红涂抹你的嘴巴上。

“原子弹爆炸时，钢铁都气化啦，沙漠里的沙子都变成了玻璃！”他说——你对我们说——学生的头颅在他描述出来的蘑菇烟云里时隐时现着：一个头一个头又一个头……三个脸五个脸七个脸……头上都竖着一撮撮刚毛，好像一蓬蓬小火苗……好像我右边笼子里那只高傲的羊驼……他感觉自己有点迷糊，晃晃头更迷糊，这些孩子都有些怪模怪样起来，他们在想什么呢？你咀嚼粉笔的声音混合在在你叙述的故事里的粉笔在黑板上艰涩运动的声音，使我们感到十分地牙碜。你说：大家想想看，学生们在想什么呢？你让我们代替方富贵思想？

可能有十几个学生想上大学读硕士然后做博士然后进原子弹工厂去生产原子弹。可能有十几个学生想考不上大学去贩小猫呢还是贩鸽子呢？可能十几个学生想爱情小说反正也考不上大学索性就破罐子破摔了吧。可能有十几个学生脑袋麻木看起来是睁着眼睛其实已经睡着了。进入高三就睡不足觉是普遍现象，你说。这时讲台上出现一点异常情况：

一上讲台就如踏上舞台，眉飞色舞神采焕发的优秀物理教师方富贵沾着一层粉笔灰的瘦脸上突然大汗淋漓，双眼发直嘴唇发青、喉咙里发出古怪的鸣叫声，两根胳膊挥舞着，就像一只扑楞着翅膀啼鸣的公鸡。学生们正要张嘴欢呼，不好啦！方老师一头栽到讲台上蹬腿了！两下腿后便一动不动，好像一根朽木。他成了朽木半分钟后，一大群

麻雀奋力撞破玻璃，钻到了教室里。麻雀头上的毛多半撞掉了，好像秃顶的小老头儿，一大群，在教室里飞舞着，还啾啾喳喳地乱叫唤。

学生们都呆啦。呆了好久……你的声音低沉地说，你的脸上显出了一副十分难过的模样。我们跑到长颈鹿馆附近，拣来一把跌烂在地上的彩色粉笔，慷慨地递给你，让你吃。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味的食品你不吃，为什么要吃粉笔呢？我们很纳闷。你贪婪地咬着粉笔，粉笔末子从你的牙缝里半干不湿地掉下来，沾在下巴上。你用舌尖把下巴上的粉笔末子舔起来，说：方富贵用形象的语言编织的蘑菇烟云袅袅飘散。大家都像做梦。有几个靠近讲台的学生从座位上立起来，探出脖子用双手捂着脸，怕被秃头麻雀啄瞎眼睛，从手指的缝隙里观察着方老师。方老师的身体抽搐着，趴在讲台上。

“方老师，您睡着啦？”

更多的学生站起来，伸着脖子往前看。我们在笼子外伸着脖子看你。

有一个大胆的女学生离了座位，到讲台边上，低头弯腰，仔细观看，“哇啦”一声怪叫，然后宣布：“同学们，方老师死啦！”麻雀们呼隆隆飞出教室，教室里弥漫着它们从梁头上扫落的灰尘，灰尘钻进了学生们的鼻孔，于是喷嚏就像枪声一样连成了片。

你是人还是兽？是人为什么在笼子里？是兽为什么说人话？是人为什么吃粉笔？

二

方老师死啦，第八中学里愁云漫漫，连路边的杨树都很悲痛，纷纷地把叶子摇得哗啦啦响，远远听起来好像一片清脆的哭声。学校的领导很重视，给市教育局打了一个电话。因为明天就是教师节，市教育局的领导也很重视。给市政府打了一个电话，市长也很重视。市长在电话里擤着鼻涕说我很悲痛。

方老师的脸磕破了，又被麻雀啄得百孔千疮，送到殡仪馆里，请特级整容师李玉蝉修理。李玉蝉看到方老师的破脸很难过，因为她丈

夫张赤球也是第八中学的物理教师，与方老师同事，两家同住一排房，只隔一道间壁墙，每天都见面。更为有缘的是方老师和张赤球的面貌有许多相似之处。学校门房里那位负责分报打铃的王大爷，与他们相处了几十年，还经常对着张赤球说：方老师，有您一封挂号信！

方老师死啦，同事们都无精打采，好像生了重病。

我们对学校里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们想知道是谁把你放在笼里的？又是谁逼你吃粉笔？难道你肚子里有蛔虫？

别打岔！

要不就是有钩虫？

别打岔！

那么你再想想看是谁把你放在笼子里的？

别打岔！

那么你是自愿地进到了这个笼子里的？我们听人说美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说是有一个哲学家，一日忽然想到，动物园里如果没有人，动物园就是不完整的，于是他就给动物园园长写了一封信，自愿到动物园里去展览。动物园给他准备了一个笼子，笼子外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人，灵长类，哺乳动物，产于世界各地，分白种、黄种、黑种、红种……这里展示的是一个红白混血种……

别打岔好不好？你愤怒地瞪圆了一直眯缝着的眼睛，吓了我们一跳，然后你又眯缝起眼睛，继续了你的叙述。你说校长说张赤球老师你去把方老师的课接了吧。方老师死了，但是物理学不能死，物理课更不能停。

三

时间过去了这么久，我们还是难以忘记他趴在笼子里边吃粉笔边为我们讲故事的情景：彩色的粉笔末从他破烂的牙齿间纷纷落下，落到他的下巴上，落到铁横杆上，落在锈蚀斑驳的铁笼底上。他的四肢从横杆上悠闲地挂下来，好像被利箭射杀在战车上或是云梯上的爬城甲士。那时，他丝毫不钳制我们的想象力，只管讲你的故事：

星期三晚上，第八中学高三班物理教师张赤球在家里犯了烟瘾。他说你东找西找，连个烟屁股都没有找到。烟瘾像百爪的小虫一样挠着你的心。你走到厨房旁边的小棚里去找。小棚里挤着一张床，床上躺着丈母娘。丈母娘中风不语，半身瘫痪，经常发出怪叫声。人得了恶症就不通人性，她的眼磁溜溜的，好似某种深水鱼类。你对着她笑了笑，退出小棚子，蓝布幔子自动垂下来，遵循着与瀑布垂下同样的原理。我曾经是方富贵的亲密战友。我曾经是张赤球的亲密战友。我曾经是所有中学教师的亲密战友，你骄傲地挺起扁扁的肚皮，大言不惭地说。

桌子上摆着一大摞模拟考试的试卷，你抽出一张，举起红笔去判，卷子上的字迹弯弯曲曲，好像烟圈一样，好像编笼子的铁丝一样。

三抽桌上有一个抽屉，锁着，里边有钱。你想只要拿到钱，出了家门——往东一拐，跳过那条长年积存着臭水的蚊蝇沟——长年孳生着蚊蝇的臭水沟里气味扑鼻，难辨香臭，沟畔青草繁茂，红花真美丽，跳之前要助跑几步，借以增强惯性，宁愿跳沟也不要走那道朽木小桥，跳过沟往前运动五十米，快速运动五十米和慢速运动五十米所耗费的热能和所做的功是等值的？在理论上。差别是时间，时间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因此应该快速运动。他对我们说：我告诉张赤球，不管愿不愿意，你已经站在小卖部的柜台了。笑容可掬的老板娘用蛤蚧油擦着手背迎上来。你好张老师，好久不见您，又瘦啦，让瘦子欺负得一脸晦气，你们这些教书匠为什么都怕老婆？是因为挣钱少？没错，女人嘛，总是要有钱才养得服帖。他想她的脸是什么颜色呢？白桦树白得刺眼。铁皮小层前还有一片柳林。好大的阳光。她的嗓音沙哑，富有感染力，总是让人产生暧昧的联想。好久你才看到她胸前挂着一朵红色的小绒球，兔毛衣上有一个弯弓搭箭的几何图案。沙沙沙，好像收音机出了毛病。张老师，你什么时候帮我把电视修修？她的眼睛弯弯勾勾好像月牙儿，涂了油的嘴唇红光闪闪，宛如两片玫瑰花瓣。只要你肯帮我的忙，亏待不了你！张老师！跟我打过交道的男人都能从我这里赚到一点便宜，没有一个是吃亏的。你有点怕这个手眼通天的女人，生怕中了美人计。买什么？烟！什么牌子的？

玉鸟。最便宜的，四毛七一盒。又涨价啦。你摇摇头。她拿出一条“大重九”扔到你怀里。我不要，太贵啦。送给你。她狠狠地盯了你一眼。她说，你现在好可怜，那时候你多么神气。你有些哆嗦，历史的味道涌上心头。

“噢啦啦啦……”偏瘫在床的老岳母大概是要撒尿。她的声音十分可怕，不似狼嚎胜似狼嚎，听到这声音你就心悸。

他说你叫张赤球。

你对我们说他叫张赤球。

这些话都是他挂在笼中横杆上对我们说的。

这些话都是你挂在笼中横杆上对我们说的。

四

为了听你讲故事，我们像侍奉亲爹一样，冒着被动物敌视的危险，从头生一撮旋转白毛的羊驼的铁笼旁弄来粉笔喂你。羊驼笼外有一堵短墙，墙上挂了一块黑板，黑板上写了一些歪斜的大字：

麸皮一百斤 谷草十捆 三号野驴与缺耳交配成功

黑板的木槽里，积存着大批的、长长短短的、形形色色的粉笔头。你对粉笔的感情如此深厚，以至于见到它们时眼睛里就会放出夺人的光彩。你的喉结上下移动着，你的嘴里发出啮咬粉笔的“嘎巴嘎巴”的脆响。你啮咬粉笔时眼睛里流出混浊的泪水，使我们想到爬行动物馆里鳄鱼。你说：

一缕黄光从常璃洞里透进来。拥挤着六个教师。物理教师办公室，面积十二平方米。涂满了煤灰、苍蝇屎、苍蝇尸体粘在白粉壁上；苍蝇的血迹和肚肠干痂在方富贵老师的备课本上。其实他根本无须备课，那点知识已经烂熟于胸中。张赤球坐在方富贵的对面，两人面貌相似，好像一对略有区别的孪生兄弟。他老婆和你老婆很熟。大球小球也与方龙方虎很熟，两家只隔一堵墙，不养鸡犬，人声相闻，时有往来。阳光。白粉壁上苍蝇煤灰痰迹一片。爱情你在哪里？新从师院分配来的青年教师小郭，盯着墙壁双眼发直，诗句从嘴里喷薄而